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六

震澤沈　鎬

周頌

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傳純大假嘉溢愼箋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釋文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謐愼也市震反本或作順按爾雅云毖神溢愼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正義申毛曰純大假嘉溢愼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

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也中鄭曰中庸引此云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
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爲
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
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鎬案上文言
天命不已此言文王之德同天自當美其德之不已箋
依中庸文以釋之視傳爲的中庸假樂君子釋文假嘉
也孟子離婁上注引詩假作嘉蓋假嘉音義同也爾雅
釋詁溢愼也舍人注溢行之愼也正義訓以此嘉美之
道以戒愼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愼行其道是也說文

誐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誐以謐我偶和反謐靜語也从言溢聲爾雅釋詁謐靜也溢靜也左氏襄二十有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書舜典惟刑之恤哉史記徐廣注引今文作惟刑之謐哉蓋假誐溢謐恤皆同聲通用字何字係聲誤

曾孫篤之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鎬案爾雅釋親孫之子爲曾孫經文所稱曾

孫則不拘此書武成武王告天地山川稱曾孫左氏哀二年傳蒯聵告文王康叔稱曾孫信南山正義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惟曾孫之稱不拘於對曾祖終是專屬一人之詞此詩作於成王時傳以曾孫爲成王是也箋以爲泛言後王則詩何不如下烈文天作稱子孫而必云曾孫耶呂氏祖謙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

味卽短然玩釋文則陸本無行字也阮氏挍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此說是也

錫茲祉福

傳文王錫之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鄗箋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是此詩乃新卽位而祭於祖廟之辭錫福之文與辟公直貫當以傳義爲長李氏樗曰此詩言諸侯助祭助祭既畢因而告之以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乃文王錫之福范氏處

義曰成王呼辟公而謂之曰祖宗錫茲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固當永守而勿失也均依傳義是也歐陽氏修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卽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白虎通義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此大指同毛而一兼指武王一專指武王則爲異耳輔氏廣朱氏公遷顧氏夢麟嚴氏粲皆以爲諸侯錫王以福太覺望文生義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箋案傳文安字與上大也句文義不浹當爲大字正義中毛訓長大此天所生者亦云大不云安也箋則能尊大之申毛非易傳正義云鄭上二句別誤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

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正義箋以外
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潛
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瑞案方言廣遠也穀梁僖十五
年傳故德厚者流光注光猶遠也論語子罕固天縱之
將聖皇疏固故也論衡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國語周
語而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而咨於固實蓋係
同聲通用字國語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
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敬信
寬帥歸于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毛傳蓋依此
周語單作亶二字音義同也鄭以廣爲光以肆爲故按

之文義不如毛傳之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靖治也受福日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申毛謂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申鄭謂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編

案皇矣篇歷言帝謂文王文王篇言其命維新蓋周有天下由文王之得天此詩祀文王于明堂自宜言文王之能得天右文得天右是已然之事故曰既右饗之敬畏乃靈承之本故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也傳義祇箋義爲優王肅述毛深得傳旨

立我烝民

箋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正義申毛謂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鎬案稷播百穀以育民人箋據書以立爲粒義亦平正但下莫匪爾極傳

以極爲中箋以得其中爲反其性二語文義不甚浹傳
義爲長左氏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
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註云言先王立
其衆民無不得其中正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韋註云經緯天
地曰文克能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
于天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于女時

得其中者功至大也蓋立民之事所包甚廣非專言粒食也范氏處義曰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依傳義甚允

帝命率育

傳率用也箋率循育養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正義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率循育養釋詁文爾案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循順行也从彳盾聲爾雅釋詁循自也禮記大傳自仁率親注自猶用也盡用循同是遵行之意帝命武王遵行后稷養民之功傳箋一義蓋遵而行之則后稷之功

谷傳故箋云循存正義申鄭謂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恐非

噫嘻成王

傳噫歎也嘻和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正義申毛謂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申鄭謂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敕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鎬案玩正義文義則疏本傳文作嘻敕也而今疏本作嘻和也文義不符負不可

解胡氏承珙曰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考說文無嘻字言部譆痛也又誒可惡之詈一曰誒然春秋傳曰誒誒出出今左傳作譆譆出出是誒譆字通又口部唉譍也與言部誒然說文當本作誒然也同義方言欸醫然也廣雅欸唉然譍也是誒唉欸三字皆譍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譍也蓋以噫爲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字疑卽譆之假借此說是也正義以嘻爲敕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敕不知敕義可施之臣工不宜施之於王況毛又竝未以爲敕耶

駿發爾私

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箋駿疾也發伐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鎬案爾雅釋詁駿大也速也速卽箋疾字意惟上箋云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此又云耕發意似複沓傳義爲優桓寬鹽鐵論曰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此義正與毛合李氏樗曰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黃氏櫄曰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俱依傳義是也

終三十里

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申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申鄭謂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

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一川之閒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鎬案周制田畝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都鄙田以井計有公田有私田鄉遂田但爲溝洫皆私田也此詩爲春夏祈穀於上帝原不專爲私田而詩獨專言鄉遂所謂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箋據周禮以釋之較傳爲確鑿李氏集解朱氏集傳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嚴氏詩緝皆從箋義是也惠

氏棟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曆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曰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于易矣此以數學說詩斷非詩旨

應田縣鼓

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釋文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鎬案傳箋皆以縣鼓爲卽指應田惟以爲大鼓小鼓則異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小者謂

之應應爲小鼓是已若名鼓爲田則古未之聞說文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周禮曰小樂事鼓朄讀若引徐鍇曰詩曰應朄縣鼓異印反爾雅釋樂注應輔縣鼓釋文本亦作𢅲𢅲引也周禮小師鼓輔鄭司農注輔小鼓名大師鼓輔注輔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輔蓋周禮爾雅注之輔卽說文之朄應𢅲皆小鼓輔有確證箋義爲是意釋文本作𢅲傳寫遞誤似不得以破字疑康成

亦白其馬

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

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正義中毛謂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尙宜以代相亦故曰亦亦周也鎬案傳義爲長箋說枝節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傳武迹也劉殺耆致也箋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釋文耆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云惡也正義中毛謂武王繼嗣文王之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

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者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中鄭謂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鎬築傳義爲長生民詩傳以武爲迹與此同嗣武猶踐迹謂象賢也若以武爲武王與首句語意複沓禮記曲禮上六十日耆巨移反釋文引賀瑒注耆至也至老境也爾雅釋言厎致也集韻耆音指通作厎書禹貢震澤厎定釋文厎致也楚辭天問南土爰厎注厎至也廣雅釋詁致至也耆音指

之者固爲致即巨移反之者爲老其實亦先有至義故
曲禮釋文云至老境也此經者定與書震澤底定同義
正義謂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是也陳氏稽古編曰
左傳云者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者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並
不訓者昧疏誤合二文爲一　胡氏後箋曰杜注左傳於
者昧也下云者致也致討於昧於者定爾功下亦云者
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即用王肅義也疏兼采
二義故誤二一說足正仲達之訛後箋又曰傳云者致也
者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須暇五年

意同此強合傳箋而一之恐非毛旨韓訓耆爲惡文義大迪順風俗迪作者定武功不知古人質樸爾文其君詩中多有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類何必改爾爲武耶

閔予小子篇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正義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于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

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十二周公未居攝於是之詩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非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鎬案敬之箋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則此篇亦是作於居攝之前其說非也周紀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武王崩世子誦踐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工丙戌成王元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攝政己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周公歸政於王據此則是詩爲成王免喪朝廟

周公攝政之後斷無疑義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猶圖也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非我毛以為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

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巽鑰案玩此數語足見成王憂勤惕厲自覩欿然之意謂勉强以就之則恐欲繼其道而時多判渙不合所以然者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任之事耳箋云分散者收斂之意竊添出恐非詩旨正義謂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不知謙退正以求助疏語似說不去輔氏廣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强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望恐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荷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此以猶字作尙字意解難

字作忠難解非傳義并非箋義范氏處義曰將成之事

繼猶判分渙散而失之況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者乎董

以我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此以將字就之為將

成其事于字便無著落李氏樗曰所謂判渙者但是欲

繼武王之道猶恐判渙而不合也所以繼道而猶恐不

合者則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斯說得之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正義

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

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鄭讀佛

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
故爲任也錢案說文弼輔也重也从㢭丙聲𢐀弻如此
𢐀𢏼竝古文弼漢書東方朔傳上以拂主之邪注拂與
弼同禮記學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佛本又作拂蓋佛與
弼音義同俱通作拂爾雅釋詁舍人注肩强之勝也書
盤庚下朕不肩好貨傳肩任也肩至勝任意仔肩二字
爲義亦爲勝任正義申鄭謂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
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也傳義未甚明曉李
氏樗曰佛弼也仔肩任也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黃
氏櫄曰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者也

嚴氏粲曰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仔
肩爲負荷之義故爲任諸說俱依箋義是也韓詩作
弗毛氏奇齡曰公羊云弗者不可之深也學記其求之
也佛法言荒乎淫止乎佛皆謂弗也此說案之文義未
洽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
蓼言辛苦也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
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
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

聲之鳥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正義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卽攝政爲元年時卽管蔡流言成王信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卽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鄭纂首二語曰懲曰毖懲者創於旣往毖者慎於將來管蔡之事以一懲字了之毖

後患以下自是均言將來之事不指管蔡王肅申毛之義是也范氏處義曰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毖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桃蟲鷦也信桃蟲爲小矣而終能爲鵰是始小而終大也予旣未堪家多難之事則予身又將萃於辛矣此所謂毖後患也此說甚允

叔載南畝

箋叔載當作熾菑釋文叔載毛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

鎬案叔載熾菑音義同解見小雅大田篇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
百禮謂饗燕之屬正義申毛謂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
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
祀中鄭謂箋以下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
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爲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
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竊案以洽百禮句凡三
見賓之初筵豐年及此篇也傳俱無文正義申毛皆據
祭祀鄭唯豐年與毛同義賓之初筵以爲合見百國所
獻之禮此以爲饗燕之屬似覺枝節與經文義未洽下
文有飶其香有椒其馨正言進祖妣之酒醴香馨上升

祖妣饗之而邦家以之有光榮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甯也不必分飶香爲饗燕椒馨爲祭祖妣也

振古如茲

傳振自箋振亦古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鎬案爾雅釋言振古也毛鄭大指不殊以振爲古其義較古振古者蓋謂古又古耳

俶載南畝

箋熾菑是南畝鎬案解見小雅大田篇

酌篇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武王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謂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鎬案序明言告成大武則此詩爲言武王也無疑養晦爲取闇昧之君義自明順箋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斯言豈不誣聖歐陽本義曰如鄭說則文王事紂爲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倘或不爲孔子何極稱文王之

矣哉鄭氏可謂厚誣矣李氏集解曰鄭氏謂養紂晦昧

之君以養其惡是誣文王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

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

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爲異

解三說俱允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正義龍

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

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

同與周也申鄭謂龍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卽寵

受人皆羨之鎬案易師承天寵也釋文寵王肅作龍鄙頌長發何天之龍大戴記衞將軍文子作何天之龍小雅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蓋古音龍寵聲同義可通長發傳及此傳俱訓爲和廣雅釋詁三家語弟子行荷天之龍注均云龍和也與此毛傳意合潛研堂荅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爲陂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順爲每龍爲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及長發傳皆以龍爲龢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毛詩紬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胡氏

後箋曰傳於蓼蕭爲龍云寵旣以龍爲寵之假借而此
及長發必改訓爲和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
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
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
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
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
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
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
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諸說足申毛旨矣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傳閒代也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閒代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鎬案箋義迂曲王肅述毛亦未得傳旨離騷皇剡剡其揚靈兮注陟陞皇之赫戲兮注均云皇皇天也風俗通皇霸皇者天大雅文王思皇多士傳皇天也此經傳義當謂於乎周道昭見于天天乃命武王代殷定天下

於皇時周

箋皇君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正義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守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鎬案箋以皇爲美復以爲君詞意亢沓肅說爲長

裒時之對

傳裒聚也箋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釋詁云裒衆多也是裒得爲衆鎬案爾雅釋詁裒聚也多也與傳箋義同盡惟衆故曰聚謂聚衆山川之神配而祭之毛鄭義相成也

魯頌

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箋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申毛謂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訓爲作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申鄭謂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鎬案說文作起也从人从乍呂覽長利自此作往淮南氾論聖人乃作爲之注均云作起也文選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注作興也蓋作是興起意謂奮發有爲得所未有故傳訓爲始也何氏楷曰作卽易震卦爲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斯說最的正義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其意因下章思馬斯徂王肅

說而誤

思馬斯徂

箋徂猶行也牧馬使可走行正義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鎬案肅說迂拙未必得毛指正義於此從鄭說而上章以古始申毛又誤於此處肅說眞不可解

屈此羣醜

傳屈收醜衆也箋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旣謀之

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釋文屈邱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正義申毛謂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爲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申鄭謂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竊案淮夷二字至五章乃見前四章均未及伐淮夷之事

序云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是詩本非專說伐淮夷傳說爲長爾雅釋詁屆聚也犇云收斂得此衆聚與毛同義是也左氏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孝經在醜不爭注均云醜衆也與此傳義同

狄彼東南

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正義中毛曰毛無破字之理瞻卬傳以狄爲遠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也申鄭曰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㩭

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鏑案說文逖遠也从辵狄聲逷古文逖爾雅釋詁逷遠
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大戴記帝繫史記殷本紀楚辭
天問逷皆作狄蓋逖逷古今字狄與逖逷同聲通用字
故瞻卬傳以狄爲遠王肅依瞻卬傳申之爲遠是也康
成字作剔訓爲治蓋用韓詩義不加毛義之優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
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
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僭公

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釋文臯
毛如字鄭作皓于況反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吳作吳
音話同正義曰毛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
意故為厚也臯臯美釋詁文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
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
中鄭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臯
為往行故知臯當作往釋詁云往往臯臯美也俱訓為
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
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為不
讙譁不揚為不揚聲故云不大聲鍋案周頌絲衣傳云

吳譆也此傳無文自與彼同王肅正義以過誤申之非也上文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如傳義乃見多士之德下文不告于訩乃是言桓桓于征之事箋義不見德心之意以不揚爲不大聲亦與不讙譁意複釋文云瘍余章反是陸所據傳文作瘍而經文仍作揚盧刻釋文徑作不瘍余章反則經文竟作不瘍矣阮氏挍勘記已詳辨之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

傳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致者言安利

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施式氏反本又作弛正義中毛謂美僖公之克淮夷以德不以力故以緐爲弛貌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尙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亞弓以備折壞或以分百矢爲兩束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矢之多故搜爲衆意弓言緐矢言搜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

服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因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中鄭謂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順利也竊案上二章言獻馘獻囚獻功則此乃言既伐之後故下文明言既克淮夷弓觩矢捜是言淮夷既伐不復用兵耳說文捜衆意也一曰求也从手叜聲詩曰束矢其捜此用傳箋是也正義以車之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

爲言然小雅車攻云我車既攻亦第言車之堅彼言堅此言大義各有指此不足以難毛也箋破字說經非也

閟宮有侐

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淸淨也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鏞案玩此句及卒章新廟傳箋毛意以魯無姜嫄廟鄭意以魯有姜嫄廟毛義是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康成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周之子孫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也凡祭以某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

廟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守祧奄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周立七廟別立姜嫄廟之確據也魯雖得郊祀后稷然僅聞有周公廟不聞有后稷廟旣無后稷廟豈有姜嫄廟之理故傳云在周以見廟不在魯也說最明確廟在周而魯頌之者因頌僖公而推本周公而文武而后稷而姜嫄故卽在周之姜嫄廟歌之

上帝是依

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依依其身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篤案生民云履帝

武敏歆是依其身之明證以下文無災無害數語及上文赫赫姜嫄二語文義參之亦以箋義爲順

纘禹之緒

傳緒業也箋緒事也正義鄭以緒爲事爲異爾雅釋詁業緒也緒事也周禮內宰展其功緒注太元堅陽叀其緒注均云緒業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注緒事也蓋即其當時所爲者謂之事當時爲之後世傳之者謂之業傳箋義實同也

實始翦商

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正義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鎬案爾雅釋言劑翦齊也注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玩爾雅本意亦有斷意故正義謂齊即斬斷之義左氏襄二十有二年傳而翦爲仇讎注翦削也禮記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注翦割截也均與斷字意同蓋論太王心跡則決無翦商之意而論詩人之旨下文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必冂纘太王之緒則翦商自如鄭箋所云文義方合今解經義則宜就經意中之書武成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太王有是心事否乎又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歎爲至德有是心事否乎蓋詩書自周有天下之後歸美前人故有此等語解者多爲之周旋其說於經旨未當也說文戈部戩滅也从戈晉聲詩曰實始戩商意與傳箋同朱子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心曾氏鞏曰武王旣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太王雖無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諸說俱允惠氏棟據爾雅釋詁翦勤也意謂太王自幽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家此於太

王身分則得而於經旨則未合陳氏奐補毛詩後箋申傳亦爲正謂周家有正商室之功義更懸而無薄嚴氏可均楊氏愼依說文戩字以戩爲福謂太王始受福於商意尤支離

無貳無虞

傳虞誤也箋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釋文度待洛反正義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

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鎬案如箋義與下句文義直貫大雅大明疏云閟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此說是也爾雅釋言虞度也圖度是懷疑之意無虞戒武王無所懷疑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

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尙之也正義毛以諸侯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

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

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他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鎬案傳意謂秋而嘗夏而礿是二祭箋意專謂秋嘗是一祭其義顯然正義申毛謂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楅之此以箋義為傳義非也傳所云係王制文是先王之法非周禮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祼為大祫饋食為

大禘合祠禴嘗烝爲六享陳氏傳良曰祠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僅祭名非是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蓋三年則祫五年則禘如遇禘之年夏行禘祭則不復舉禴之祭推之於祫亦然因一時再祭則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禘祫祠禴嘗烝祭之名有六每歲則舉其四禘祫閒舉於祠禴嘗烝之中故云四時之閒祀此周天子之禮也魯得用天子禮當亦同之四時皆祭獨言嘗者以萬寶告成得備物致享也李氏集解曰秋而載嘗言秋將

祭則夏而福衡以見其豫備也范氏補傳曰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敬之至也朱氏集傳曰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諸說均從箋義是也

犧尊將將

傳犧尊有沙飾也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正義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

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鎬案淮南俶真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注犧讀曰希潙氏復京曰宋蔡條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彝器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開背受酒阮諶之言殆臆度耳依此則肅言亦自可據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傳荒有也箋奄覆也荒奄也大東極東正義申毛謂鄭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申鄭謂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鎬案正義以毛奄有爲同有同與盡皆是皆有意傳於唐蟋蟀大雅公劉周頌天作均以荒爲大此訓爲有盡爾大有大東之地與箋奄字意亦同說文人部俺大也从人奄聲徐鍇曰按詩俺有龜蒙是大有之也大部奄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申申展也徐鍇曰按詩奄有鳧繹會意爾雅釋詁憮大也注引詩遂憮大東此訓義亦同而文字多異疑係三家詩

天錫公純嘏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正義申毛謂天乃與公大大之福鄭唯以嘏為福為異錡案解見小雅賓之初筵篇

新廟奕奕

傳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正義申毛謂傳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申鄭謂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錡案魯無后稷廟斷無越后稷而立姜嫄廟之禮傳義為長吳氏祕曰魯大夫奚斯作閟

公之廟法言注此用毛義是也

商頌

置我鞉鼓

傳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釋文置毛如字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値正義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鎬案國語晉語置之者不殆注國策周策欲何置注均云置立也周書周祝地之生也固有植注呂覽知度相與

植法則也汪均云植立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莊子外物木之到植者釋文植本作置蓋古音置植音近故義亦同傳云置鼓即箋樹之意置既與植同義則不必讀置爲植矣臧氏琳曰鄭讀置爲植盡本韓魯義理或然也

衎我烈祖湯孫奏假　於赫湯孫

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於盛也湯孫呼太

甲也鎬案序云那祀成湯也據此則箋義爲長正義云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此說甚允李氏樗曰毛氏以烈祖爲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爲契冥相土之屬觀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但成湯耳不當以爲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爲成湯而以湯孫爲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爲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此說烈祖是也至以湯孫爲必非太甲則未是書伊訓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云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漢書律歷志引書惟太甲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書疏云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湯之父祖不追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然則太甲祀湯確有可據必欲舍有據之太甲泛視爲何王不亦異乎

賚我思成

傳賚賜也箋賚讀如往來之來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釋文賚毛如字鄭音來正義申毛曰賚賜釋詁文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申鄭曰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鎬案賚與我進文傳義載順爾雅釋詁論語周有大賚集解及皇疏均云賚賜也與此傳義同釋詁周頌賚序賚予也予即賜字意

鬷假無言　以假以享　來假來享

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假升也享獻也諸侯來助祭者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釋文假毛古雅反鄭音格升也王云至也鎬案爾雅釋詁假大也禮記禮運是謂大假

注假亦大也此與傳義同爾雅釋詁格陞也陞與登升字意同書堯典格于上下說文人部後漢明帝紀皆作假于上下益稷祖考來格後漢章帝紀作祖考來假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漢書成帝紀作惟先假王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作假人元龜君奭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格皆作假集韻格假通蓋格有升義格通假故假亦有升義釋經文義箋說爲長禮記中庸鬷作奏康成注假大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與此箋歧不知鬷奏是雙聲鄭注太覺望文生義左氏昭二十年傳鬷嘏無言杜注鬷總嘏大也言總大政能

使上下皆和此與經文上下語意不浹晏子春秋作奏鬷無言誤顧氏炎武曰來假來享唐石經享作饗歐陽氏修曰上以享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此來饗謂神來至而歆饗也段氏玉裁曰石經誤也經例獻曰享受其獻曰饗如楚茨閟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享皆是下獻上之辭作享爲是段說是也

元鳥篇

序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

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正義鄭以祀爲祫謂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鎬案正義申毛之義是也此序與殷武同爲祀高宗則亦同爲時祭耳若果爲祫祭則長發明言大禘此何不明言大祫乎鄭意蓋謂時祭不及歷代之祖不知契爲祖湯爲宗言武丁而先及此者正見高宗中興其功烈可以相埒觀篇中在武丁孫子及肇域彼四海等語極稱高宗之功可見

李氏樗曰鄭氏云祀當爲祫竊嘗以其說爲不然元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爲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元鳥之詩既爲祀高宗殷武之詩又爲祀高宗孔氏云所述之事自有廣狹是也此說甚允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傳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

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
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
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正義鄭以中候契
握云元鳥翔水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
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
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竊
案古來神聖挺生時多靈異不足爲怪姜嫄履武簡狄
吞卵稷契之聖同故其生之時靈異亦同范氏處義曰
是詩明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且爲告神明之詩理無
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篇論之詳

矣後世以春分元鳥至祈子郊禖正以簡狄有鳦卵之異故歆慕之若當時止用元鳥至之日祀郊禖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元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如後世之詳苟無鳦卵之異亦何必用元鳥至之日祀郊禖耶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是不知後世取元鳥之祥爲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爲天降也此論眞說得透快

正域彼四方

傳正長域有也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釋文長張丈反正義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内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鎸案疏申傳以域有爲有封域以箋義申傳義較明顧李氏樗曰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之命出其命令於諸侯歐陽氏修曰正域彼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范氏處義曰自昔上帝命有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之君三說意同足補傳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傳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釋文解音懈勝毛音升鄭式證反正義申毛謂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稱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申鄭謂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鏑案王鄭之意均以爲詩人美武丁王肅謂爲武丁爲人孫子義太迂合依鄭義盡美

武丁之孫子蓋以見武丁之功之大耳

肇域彼四海

箋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鎬案大雅生民以歸肇祀正義申鄭云肇宜作兆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康成據禮改詩本屬紛更周禮小宗伯卜葬兆注兆墓塋域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漢書郊祀志兆五帝於四郊注兆謂爲壇之營域也鄭於此改肇爲兆疏申爲以四海爲

兆域此義豈不迂遠生民以歸肇祀傳周頌維清肇禋迄用有成傳均云肇始也此無明文自當同彼王肅所云是矣

景員維河

傳景大員均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旣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釋文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篇案爾雅釋詁景大也周禮地官有土均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卽土均夏官庾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此

傳訓義也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韓詩章句云詞也鄭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小雅正月昏姻孔云釋文云本作員廣雅釋水河何也衛碩人河水洋洋楚辭注十六作何水油油蓋云員古今字河何同聲假借字今釋詩文義傳義爲長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彼四海來假祁祁然大均至于河也李氏樗曰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民不涉河以遷郎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員均也言諸侯大來于京師也此申明毛義甚允正義云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言

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此說恐非 案盤庚云惟涉河以民遷李氏所引誤

長發篇

序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鎬案郊是郊禘是禘郊爲配天之祭禘爲宗廟之祭劃然不能紊鄭禮記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疏云必知此是祭昊天於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

耳王氏肅曰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楊氏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逵劉歆韋元成輩禘與祖宗三者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郊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强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

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經肆臆說實皆非也此說辨得詳盡蓋鄭合禘郊爲一一誤也分郊與圜丘爲二二誤也此篇詩箋猶沿注禮之誤合郊與禘而一之鄭於周頌雝篇箋云禘大祭也此不與彼同者以此序有大字故耳不知周四時之祭礿禴嘗烝殷則禴禘嘗烝故周言禘殷必言大禘以別於夏禘然則此詩之爲祭帝嚳於契廟以契配之幷合羣廟之主也無疑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特祫但始祖以下禘則及始祖所自出之帝爲異耳詩雖未明言帝嚳然詩言有娀方將禮惟大禘女

王皆配祔卒章云實維阿衡禮惟大禘功臣皆祭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序義實不可易

幅隕既長

傳幅廣也隕均也箋隕當作圓圓謂周也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正義是時契已佐禹是其顯祚久見也鎬案說文均平徧也从土从勻勻亦聲廣韻釋詁周徧也毛訓均鄭訓周皆是徧意不必改隕爲圓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
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
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
商鄭箋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則女主亦配祔此詩爲
大禘於廟契母亦合食故詩人推有商受命之由而先
及之傳義爲長范氏處義曰是時契之母有娀氏方大
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正業也此說申毛最
允

昭假遲遲

箋假暇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

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釋文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
音格鄭音暇按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鎬案箋義
難曉王肅假音格蓋謂昭事上帝神之格思是言湯之
敬以事天故下云上帝是祗祗敬也上帝是祗湯唯上
帝是敬也范氏處義曰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修罔
覺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徐氏光啓曰
遲遲形容不息之意斯說實覩鄭箋爲明順

爲下國綴旒

傳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湯與諸

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釋文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正義綴之爲表其訓未聞鎬案禮記樂記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與此傳同旒所以章明貴賤故有章義表章與下駿爲大厖爲厚爲類傳義較正玉篇田部引作下國畷流云畷表也畷與綴同聲通用字流古旒字禮記郊特牲郵表畷鄭注引此云爲下國畷郵此疑本齊魯詩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

傳共法駿大厖厚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釋文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

音拱駿音俊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厖莫邦反徐云
鄭音武講反正義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
厖厚釋詁文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
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
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拱執釋詁文箋以
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
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
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鎬案上章傳云球玉此章云共法蓋謂玉爲
寶器惟天子得守之法爲綱常惟天子得主之受者受

之於天也即承上帝命說來正義申之爲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牽涉箋義非毛旨也爾雅釋詁駿大也釋文駿本作俊駿俊音義同鄭非與毛有異義也李氏集解引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范氏補傳以小球大球爲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共爲諸侯所共之貢均與毛義未合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輔氏廣曰當從董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一桂曰駿駹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皆於我乎負載也范氏處義曰駿厖謂如駿大之獄得獸則歸其主大戴禮引作爲下國恂蒙盧注恂信也言下國信

蒙其福諸說均非正旨荀子榮辱引云爲下國駿蒙楊倞注駿大也蒙厚也言大厚于下國此與傳義合庬作蒙者音義同也

何天之龍

傳龍和也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鏞案解見周頌我龍受之句

苞有三櫱

傳苞本櫱餘也箋苞豐也天豊大光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正義申毛謂言本有

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申鄭謂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竊案毛於三字義未及非漏也以經文明言之也下文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爲本當是以桀爲本韋顧昆吾爲三蘖經文上下語意一貫李氏樗曰木則夏桀也蘖則韋顧昆吾也前漢云三蘖之與注云木斫復生曰蘖當成湯之時桀與三蘖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截范氏處義曰苞本也謂夏桀也三蘖旁生謂萌

桀也謂韋顧昆吾也湯有威武故桀與其黨韋顧昆吾三桀皆不能遂其惡也二說均甚允當毛義當如是正義以箋義申傳恐非漢書敘傳櫱作枿劉德注云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與傳訓同櫱枿一字也釋文引韓詩云櫱絕也與毛異幷與鄭異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正義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以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

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鎬案疏說甚允箋義爲長

罙入其阻

傳罙深箋罙冒也鎬案罙與入連文傳義爲優李氏集解曰以其殷武奮伐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范氏補傳曰奮伐荆楚之國深入其巢穴俱用毛義說文罙周也从冈米聲詩曰罙入其阻徐鍇曰冈即网布之意取重引詩時依三家疑此亦是三家義

湯孫之緒

箋緒業也所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

渺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正義申毛謂高宗征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鎬案正義申毛義太迂拙殷武是祀高宗之時何以忽及太甲鄭意以太甲爲湯之孫耳不知詩稱曾孫及孫不拘定對曾祖對祖之詞竊意那祀成湯以湯孫爲呼太甲是也此則宜指高宗言李氏集解曰鄭氏以湯孫爲太甲非也卽高宗也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世中微往往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范氏補傳曰言高宗之功誠無愧於湯之孫也葢湯旣以

武而王而高宗亦能之故也二說足補傳箋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箋椹謂之虔釋文虔其連反爾雅作㨟篇案廣雅釋詁荀子議兵有虔秉鉞注國語魯語以告虔也注皆云虔敬也李氏樗曰於是斲斬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范氏處義曰自伐斷與遷徙及方正而斲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二說俱依傳義是也爾雅釋宮椹謂之㨟釋文㨟本亦作虔或係三家詩康成本之

旅楹有閑

傳旅陳也箋以爲桷與衆楹正義旅陳釋詁文王肅云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鏞案爾雅釋詁旅陳也又旅衆也左氏莊二十有六年傳庭實旅百注文選東京賦旅束帛之戔戔薛注均云旅陳也周禮天官序官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注穀梁莊八年傳入曰振旅注國語周語乃命其旅曰徇注均云旅衆也皆與傳箋義同竊意傳云陳者臚列之謂惟其衆也故可陳也毛鄭義實相成正義以箋爲易傳非鄭意也